

人生的很多转折其实是不经意的，或许也是无法预料的，正如你正在路上散着步，却突然下了毫无预兆的雨；正如你冥思苦想一道题，偶然的小插曲势开混沌的大脑带来乍现的灵光。当我带着忐忑来到陌生的河西，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时，我真的不知道迎接我的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今逆时间之流回望，三年正如中国古老的数学哲学所推崇的那样——是一个循环，也是一个开始。

河西三年是忙碌的三年。穿越城市的心脏，从城南到西北，单程八公里，每天四至六趟，三年走了多少公里的上班路我没有认真计算过。从事教学，制作课件，组织活动，听别人的课，被别人听课，三年几乎把十几年的工作经验抛开重新锻造。脸上逐渐爬上的细碎的时光印痕，不知何时开始染上了风霜的青丝。见证了时光游走的痕迹和每一个忙碌的日常。

河西三年是艰难的三年。每一次的改变伴随着的可能是一种不适应，这一点我到河西后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三十几，这个我自认为还在青春最后一节尾巴的年龄，却光荣地排在河西校区的教师年龄的前十名。当后来又有人非常真诚地纠正正是学校前八的时候，尽管内心十分受伤，但我仍然摆出一种好似年轻才有的淡定和慈祥。久而久之，在一片“徐姐”的称呼声中，竟然觉得原来年纪大也不是一件坏事情，阅历和时间本身也是一种值得高兴的人生智慧。但年龄大意味着的也许是一定程度的代购。比我小的同事们年轻有活力，她们在最美好的青春里恣意地生活着；她们有着最为灵活的大脑，有着出色的工作能力，在河西的教育沃土上不知疲

到了临水镇，不谈酒，不喝酒，怕是讲不过去。

喝酒，要有下酒菜，十盆八碟够不够？！这喜宴的高规格，撬开了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欲望。我吃肉尚可，喝酒却不配大口，没那么大酒量。同座大多是霍邱诗词协会的文友，喜酒者多，盛情难却。

菜还没尝遍，同饮三口，便微醺，晕乎乎的。正疑惑，同座讲，这酒有近60度。难怪！拿起酒瓶，圆形玻璃的，小时候常常看到。定睛一看，标签上印着“临水玉泉”字样。单看这“玉泉”二字，就心底一热，加之酒劲催进，脑子里便迸出“玉泉”酒的情结，境由心生。

叫“玉泉”酒的，全国怕是不少。记事起，家里来了像样的客人，就去代销点买“玉泉春”酒，那酒哪里出的，多少度，不记得了，只记得玻璃瓶的，没有包装，之所以印象深，除了“玉泉”字样，还有它好看的标签，瓶身浅绿色标签上，有远山白云，几只白鹤嬉戏于水草茂盛的小溪边，其中一只展翅欲飞。瓶里的酒，清冽晶莹，那时，如果有雪碧，我会以为这酒会和雪碧一个味的，甘甜芳香。直到看到大人们喝得龇牙咧嘴，便开始怀疑自己的揣测。果然，一日，抵一口，人生开口酒，才知酒是这个味。那时不解，不耐不咸，为何大人还喝的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最近看一文人讲，人间极乐之事，无不是苦中作乐，只有孩子一味要吃甜的，大起来，便瞧不起甜了，要酸的，辣的，甚至臭的，苦的。现在想来，还真就是这个理。成人的世界，本就五味杂陈，深味其中的酸甜苦辣，才是人生百味的本真。哪里都是孩童的无忧无虑呢。

和大人一样开始喝酒始于高中，醉于“临水玉泉”。

春季开学，正月十五前后，年味渲染的散漫和口腹之快还在心头萦绕。还没下课，召集人便写了纸条，在“凡人帮”里传递开来。上写，今晚某某家聚，散学老地方见。

正月地里，碗橱里都还有荤素吃食的残余。小泥炉的风口对着门，里面的木炭吐着蓝幽幽的火苗，深情地舔着锅底，小铁锅“咕咚咕咚”冒着泡，热气腾腾。土猪腌制的腊肉，肉白油膩厚实，解馋！我没酒量，先撮两块肥肉护护胃，那是借口，学校的菜实在难以下咽。好酒的，等不及了，歪着头，狠着劲，咧着龇牙，咬开瓶盖，握着酒瓶，立起身，左吆右喝，转一圈，换个倒满瓷质小酒盅。

“来来来，端起来，先同搞两杯”。

之后，猜拳行令，捉对厮杀。不谙拳术的，左右手各捏一只筷子，一上一下，伴着杆子，老虎，鸡和虫的口令，有节奏地交叉互打。面对面，点着头，盯着对方，像斗鸡之势。嬉闹拉扯，直到炉火渐微，锅已见底，再切洗一颗大白菜，撇一勺猪油，加盐，倒开水，换碳。又能去了一瓶“玉泉”酒。

户外春寒料峭，屋内暖意融融，一个个面红耳赤，喷薄着青春豪气。回校途中，勾肩搭背，踉跄而行。每次，总有两三人，虔诚地说着七荤八素的；拍着胸脯，保证办成事的；像是联合国秘书长，通报国内外大事的；当然，也有宾主互换电话，相视一笑的。空气中涌动着喧嚣、骚动和魅惑。像一出戏，我无法拒绝，融入其中，也乐为观众，添几分乐趣和思考。我那时年轻，不怕三衰，只恨自己酒量不高，没让“玉泉”催发，我就没了表演的勇气，成不了角。偶尔喝高，话便多了，由不得自己，因缺少历练，言多必失。伤了人，还浑然不知，醒酒后，自掌嘴巴，暗骂混蛋。

临水酒喝到今天，又喝回到了“临水玉泉”，只是后缀了“足年洞藏”字样。

知天命的年纪了，酒局少了，偶尔喝，人也不多，三两朋友，有时瓶把酒就好，喝着足年洞藏，聊着逐年酒事，酒酣耳热，浅饮轻语，好不敞快！若遇秉持“正月不完，酒局不散”的泥炉人，一扫矜持，心绪便活泛开来，宣泄一番，聊到泥炉子，酒热双眼，泛着光，只因那围炉而坐的一座人，再也聚不齐了。

那日返城，文友买了临水玉泉酒，帮着搬，陶坛定制的，精致典雅。据说当下酒桌上常见定制酒，新异亮眼。酒喝心情，瓶装也好，定制也罢，不重要，或许其中的“玉泉”还是当年的那个“玉泉”，只是喝酒人的心境不一样罢了。想也是，玻璃瓶的简装“临水玉泉”，置于今天富丽堂皇的楼堂馆所，会显得不搭。精美包装的足年洞藏，也不可能穿越时空，回到泥炉边了。如喝酒之人，人生不同阶段，喝的或许都是同一种“玉泉”，但喝出的却是不同的味道。

知天命的年纪了，酒局少了，偶尔喝，人也不多，三两朋友，有时瓶把酒就好，喝着足年洞藏，聊着逐年酒事，酒酣耳热，浅饮轻语，好不敞快！若遇秉持“正月不完，酒局不散”的泥炉人，一扫矜持，心绪便活泛开来，宣泄一番，聊到泥炉子，酒热双眼，泛着光，只因那围炉而坐的一座人，再也聚不齐了。

那日返城，文友买了临水玉泉酒，帮着搬，陶坛定制的，精致典雅。据说当下酒桌上常见定制酒，新异亮眼。酒喝心情，瓶装也好，定制也罢，不重要，或许其中的“玉泉”还是当年的那个“玉泉”，只是喝酒人的心境不一样罢了。想也是，玻璃瓶的简装“临水玉泉”，置于今天富丽堂皇的楼堂馆所，会显得不搭。精美包装的足年洞藏，也不可能穿越时空，回到泥炉边了。如喝酒之人，人生不同阶段，喝的或许都是同一种“玉泉”，但喝出的却是不同的味道。

河西三年

徐敏

倦地勤奋耕耘着。她们无法和我谈论我引以为傲的处在青春期的儿子，我也无法和她们谈论她们感兴趣的明星偶像以及那些我仿佛永远也跟不上的网络新词。没有同龄人的寂寞，不是一种孤独，更像是一种闭关的修行。

河西三年是成长的三年。成长是需要契机的，这三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应该感谢的契机。新的工作环境，新的挑战和要求，新的朋友圈，新的事业发展的起点和追求。外在的忙碌是学校和学生提出的挑战、提供的契机。在听课和上课的锻造中，在各种教学比赛的积极参与中，我自认为教学能力和水平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工作以来，我把每一个新高一都当成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抛弃原来的教案和方法，抛弃原来的试卷和套路，将过去清空，然后重新开始。我常对自己说人生最怕的就是因循守旧，最需要的就是不断的变革。一位老师如果不能与时俱进，那最终只能故步自封。河西最新的教学设备为我提供了新的成长的舞台，河西充满活力的新学子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自我突破的要求，河西年轻的同事们也给了我鞭策自己不断前行的动力。于是，之前很少使用课件的我开始学着制作课件、使用课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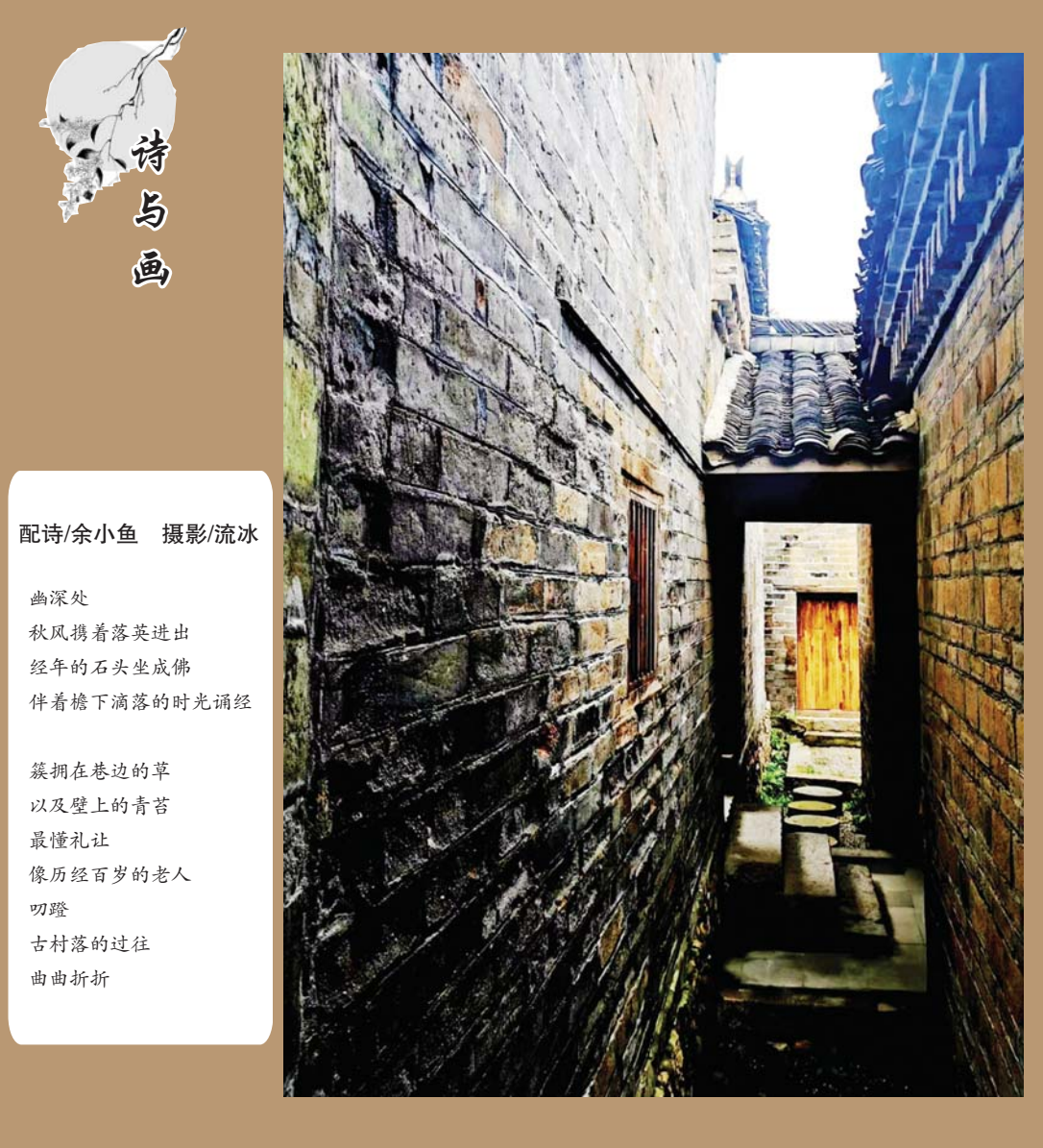
前一年也难得上一次公开课的我开始了一个学期最少一次的公开课教学，之前虽然还是语文教师却懒得动笔的我在校领导的鼓励下开始了间隔式的写作，之前兴致来了才会看书的我开始为了更好的教学而大量阅读。可以说这三年，我开始了很大力度的自我改造，把以前的工作经验与现在的教学现状相结合，让不再年轻的身体再次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河西三年是快乐的三年。人为梦想努力的时候，常常是累并快乐着的。进校第一年，校领导为了检验我们的教学能力，对我们进行了两次督导，加上每个人组内安排的公开课，那一年我们可谓是忙上加忙。开始还十分紧张，一个月后，大家就开始互评上课的特点。刘老师爱用四字成语讲话、背书一流，吴老师有着班主任特有的干练，谢老师的声音像是小钢炮，王老师特别煽情，孔老师的课总是会很深度挖掘，小陈和范范总有新惊喜带给大家……每个人都个性鲜明！我们一起备课、评课、评作文、办比赛，忙碌的生活中大家渐渐找到了许多的兴奋点。河西的风景很美，晚餐后到晚自习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们常结伴在校园里散步，随意地说着点生活琐事。学校的餐厅管理不断完

善，负责餐饮的集团也在变换。第二年和第一年不同。第三年由于学生增多了，启用了楼上楼下两个餐厅，由不同的集团负责，这下生活就开始热闹起来，今天这个餐厅送餐券，明天那个餐厅面包五折；今天楼下边用餐边看民俗表演，明天楼上又推出了新品麻辣烫。有一次，一楼的餐厅居然还华华丽丽地搞了个徽州美食节。晚餐约着到餐厅吃饭看楼上楼下龙争虎斗也是校园生活的一大乐趣，当然更主要的是在竞争的过程中，校园餐饮的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生活的改善，每天去吃食堂也觉得興味盎然。当然，最快乐的还是当我们参加了什么比赛获奖的时候，因为这是对我们付出的一种肯定和奖励。

2015年的8月，当我经过几道关口的考查，在二中西西校区尚善楼四楼的会议室参加暑期培训的时候，学校还在最后紧张的开学筹备阶段。绿化还没有完全到位，设施还没有最后搞好，蒸腾的热气和火热的施工场景正在新学校的各个角落上演。

2018年6月，河西的首届学子正式毕业，毕业照就在风景迤邐的百草园，绿柳依依，碧水清澈，游鱼自洽，百草丰茂。同学们自信的笑容感染了我们，组里的大小美女们也一起拍了几张合影：石桥边，清风荡，阳光正好，我们笑靥如花，其中那个最为年长的我竟然仿佛二八年华……



配诗/余小鱼 摄影/流冰

幽深处
秋风携着落英进出
经年的石头坐成佛
伴着檐下滴落的时光诵经

簇拥在巷边的草
以及壁上的青苔
最懂礼让
像历经百岁的老人
叨踉
古村落的过往
曲曲折折

银杏说

钱丽丽

纯朴，朱元璋后来寻人感恩，不也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之良举吗？这些也许只是传说，但传说中，可见人民内心对美的判断和追求。我们一行在临水镇，对此地纯朴的民风，也深有感触。且不说菜饭，这里的人更是诚挚而热情。一行中有一位长者，手机落在了焦馍摊上，临上车才发现手机没有了，我们一起回忆推测可能是丢在摊位上了。回头去寻，快速找回。美景易造，民风难树，而在这里，你听，银杏在说：“传承下来的，不仅是酒业，不仅是历史，更有纯朴的民风和民间文化。”



其实，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波澜起伏，几时的朱元璋只是一个穷苦至极的孩子，“玉洁”救他都是良善使然。这也恰好反映此地民风

入临水

桑叶儿

我们一拨人抵达临水时，秋阳正艳。在临水，无论走到哪儿都绕不开酒，绕不开酒的气韵。进入厂区，酒糟散发出的气味从厂房那边扑面而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她特有的方式彰显着内心的欢悦。

临水人酿酒，讲究的是酒的至真至纯之法，酒在临水，就只是酒，没有精美的外观，陶器盛酒，陶也跟着活泛起来，像旧时的女子，穿过了时光的记忆。在临水，酒与小镇早已融为一体，相拥相生。

大坛大坛的酒，高高的堆积，摆满了小镇及厂区道路的两旁。开坛处，一杯杯的酒摆满了酒盅，喜酒的人可以随意品尝。

忽然间便想起父亲。父亲喜酒，从不贪杯，一生好酒，从没醉过。船行淮河时，过了三河尖，入临水，父亲会去集市上打点散酒。小酒坊的酒，盛装在酒坛里，酒坊的人把酒漏斗放在瓶口上，用铁提子从酒坛里往外掏酒，铁提有一两、二两及半斤的不等，酒客根据自己口袋里钱的多少，随意买取。父亲递上酒瓶，伸头往坛口观望，酒深不见底，只有阵阵酒香扑面，父亲深吸一口气，接过酒盅。回到船上，酒终于入口，那一刻，父亲内心的欢喜是藏不住的。

我们一行人在临水街道上行走，抬头可以看见天空的湛蓝与空旷。小镇今日不同往日，因一场酒事在艳阳下沸腾起来，如此盛大，又如辉煌。

我们被人声与热浪包裹着，看那些着汉服与彩衣的女子在人群中穿梭，来来往往不停，有风穿过粮仓，穿过圆觉寺的那棵千年古树，一只灰斑鸠隐藏在高处的枝桠上，望着我，我们目光碰撞的一瞬，它扑打着翅膀飞了起来。

这种眼神我是极熟悉的，父亲临走时就是这个眼神，不舍与无奈。你还可以回来的。我在心里感叹，只是我的父亲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飞鸟行至高处，透过树叶的罅隙，我又又一次仰望头顶上蔚蓝的天空。鸟飞越过的地方，焚香的味道和烟雾在阳光下晃动。

成群的人，三三两两的躲在荫蔽下，有的无聊地翻看着手机，有的兴致勃勃的拍照，把自己定格在临水的时光里。

光在午后缓慢地行走着。我坐在树后的石头上，在另一个地方发呆，心绪飘忽，淮河在近旁，那些船舶，那些繁忙的景象，也慢慢的向我近旁靠拢过来。远处，一个老妇正蹲在地上挖菜，瘦弱的身子和我的祖母有几分相似，还没有人叫来我，这一刻，我在内心渴望听到他们叫我回去的声音。前面舞台那边乐曲一个紧接一个，那些欢乐的舞曲在临水的酒韵里此起彼伏。

我们离开临水的时候，天空依旧艳丽高照，风吹着地里成熟的谷粒和酒厂那边飘过来的酒糟气味。



醉墨临水不虚行

程先畏

9月19日，值此“临水古镇文化旅游节暨第二届临水酒业开酿大典”之际，我有幸随皖西作家协会一行赴霍邱县临水镇采风。早上七点钟，从皖西博物馆门前出发，一路向北，大约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们便抵达古壁山脚下的临水镇。

我们在临水酒厂大门处下车，仰望高大的牌坊门楼，门楣上镌刻着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光宇先生亲笔题写的“临水酒厂”四个金色大字，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甚是耀眼。沿着厂区宽阔的绿荫大道，我们来到“大典”活动现场，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落座贵宾席。我被眼前那特别喜庆、特别热烈的会场布置所吸引——红色的舞台、红色的地毯、红色的席位……举目所及，一片红色的海洋！

时序金秋，颗粒满仓；各界人士，齐聚一堂。9时19分，大典在气势恢宏、震撼人心的鼓乐声中拉开帷幕。祭祀大典，我们在尉迟敬德、玉洁救驾等节目里，重温了临水酒的历史渊源。作为临水古镇文化旅游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典不仅是一场千年酒乡的文化盛会，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临水镇，酿酒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唐朝时，尉迟敬德在临水担任监察史期间，发现此地水资源丰富且甘冽爽口，是酿酒的天然资源，就极力兴办官方酒坊。从唐贞观年间的《霍邱县志》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酒坊数十处，居民愈千户。”当地酿酒之风从此盛行。

到了清朝，吴隆兴坊的出现，开辟了规模性的酒坊，使得临水成为了一个有规模的酿酒之地。当时还有个秀才特意做了一副对联：“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变凤；糟粕落地，游鱼得味化为龙。”更加佐证了这里的酿酒历史。

临水酿酒始于唐、显于明、兴于清，一直延续到今天，渐成今日临水独有的酿酒工艺，也为临水留下极为丰厚的酒文化底蕴。

大典就结束后。我们在活动组织方盛情邀请下来到临水酒楼用餐。之前，只听说临水人好客，今日一席，眼见为实：满盆菜，无素全荤；临水酒，大杯斟饮。虽是有悖于眼下“光盘行动”的倡导，但好在随行的几位美女作家主动要求打包存放，留作晚餐。

午饭后，我们直接来到颇具地方特色的歌舞文化演出现场——临水粮站大院。说是粮站，其实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圆觉寺遗址之所在。

圆觉寺，明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敕修，原有寺宇97间，明末焚毁，清重修，现仅存房屋11间。

相传，朱元璋在安徽凤阳出生后，连续几年都遭水灾，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又一年水灾过后，朝廷的赈灾粮食被官员们贪污了，害得朱元璋的父母为保住朱元璋的小命活活饿死了。八九岁的朱元璋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只得投靠远在霍邱县临水集的姐姐。他听人说，顺着淮河往上走，七天七夜就可以走到霍临水集。朱元璋为了活命，只好踏上了千里寻亲之路。饿了就到沿河的庄子上讨口饭吃，渴了就到河里捧几口水喝，困了就在河边的草地上打个盹。不知是走了七七四十九天还是九九八十一天，这一天终于到了临水集。可姐姐家在哪里呢，爹娘临死的时候没顾上说，这里的人又一问三不知，总在人家屋檐下寄宿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就到附近庙里借宿讨口饭吃，然后再作打算。

朱元璋在庙门口跪着乞求了半日，方丈毕竟修行多年慈悲为怀，就收留了这个小乞丐，安排了一个打扫神殿的活计。不管怎么说，小小的朱元璋总算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暂时可以衣食无忧了。

圆觉寺院内有一株千年银杏，目测树粗需3人合抱，高约40米左右，冠幅在200平方米以上。大树在历史的沉淀中聚集着磅礴的力量，虽饱经沧桑，仍遒劲有力，枝繁叶茂，树荫蔽日，年年结果。我们在游人如织的银杏树旁逗留了很长时间，或拍照留影，或细语低吟，或侧耳静听……

临水镇古称“阳泉”，因汉朝时在此设“阳泉郡”而得名。这里山环水绕，风景秀丽，古迹遗址遍布。由于时间关系，像地藏庵、千佛寺、文昌阁、东岳庙等等，这些庙宇楼阁中的传奇故事和古今八景里的动人诗篇，我们都不能一一涉足领略。虽说有些遗憾，但也为下次再来找到了理由。

回程的路上，我借临水 风群的平台写下了我的《临水印象》：“古壁山下访古镇，淮畔风光含诗韵。一庵二寺藏三庙，八景九庙觅千寻。玉洁救驾传佳话，康泉酿秫扬美名。飞鸟变凤鱼成龙，醉墨临水不虚行。”

